



中华谋略大观

姚远 主编

计

计

计出于心，而施于人，或正或邪，心之所向。
帝王纷争，权贵夺利，后宫争宠，君臣互忌，
个中较量，皆源于心而败于心……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诈计 / 姚远主编.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9

(中华谋略大观)

ISBN 978-7-5391-5861-7

I . ① 诈… II . ① 姚… III . ① 谋略—中国—通俗读物
IV . ① C93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6223 号

诈计 姚远主编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
责任校对	崔 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0 册
开 本	889mm × 1260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5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861-7
定 价	1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0—12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中华谋略大观

姚远 主编

诈

计

计出于心，而施于人，或正或邪，心之所向。帝王纷争，权贵夺利，后宫争宠，君臣互忌，个中较量，皆源于心而败于心……

妙
策
陰
謀
苦
色
詐
毒
奇

计目 Contents 录

005	托王命郑庄伐宋
011	勃鞞献策除吕卻
018	言鬼神卫曹复国
025	楚伐郑引蛇出洞
030	赵氏大义除昏君
037	孙蒯陷阱坑殖绰
042	伍员微服过昭关
051	减灶示弱杀庞涓
058	张仪诈楚泄旧怨
064	李牧退避示不能
069	张良定计取咸阳
074	以退为进赚项羽
083	修栈道以假蔽真
088	诈议和一箭双雕
094	施小计人财俱得
103	诈还诈两败俱伤
110	虞诩增灶退羌兵
115	吕蒙称病得荆州
125	司马懿神速平叛
130	善因事变定辽东

计目录

Contents

- 136 姜维巧诓诸葛绪
- 141 借酒意戏哄王敦
- 148 王镇恶突袭江陵
- 152 拓跋焘引蛇出洞
- 158 贺拔岳欲擒故纵
- 162 贺若敦设计撤军
- 166 于仲文智胜檀让
- 170 韩世谔金蝉脱壳
- 173 李靖设计定丹阳
- 179 颜杲卿诈降起兵
- 185 李存勖以退为进
- 189 李存审惊营退敌
- 192 契丹主将计就计
- 201 张齐贤摆疑兵阵
- 206 元昊智赚李士彬
- 212 种世衡反间定边
- 217 刘延庆中计丧师
- 222 刘伯温初试锋芒
- 228 胡宗宪铲除三魁

托王命郑庄伐宋

郑庄公继位之初，克弟囚母，迅速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但他并不满足于当个安乐国君，一心想成就霸业，让其他的诸侯国听他的指挥，围着他团团转。

可是，要实现这一梦想谈何容易！尽管周平王迁都时郑伯有大功而受王室倚重，郑国曾经在诸侯中执牛耳，也算是有影响力的强国，但几代下来，到郑庄公当政之初，郑国的势头已大不如前。郑国四周的方国，要么比郑国强大，要么与其他诸侯国结盟，郑国倒是常常要受人家的欺负。卫国弑君篡位的州吁，为转移国人视线，巩固政权，一登位就用石厚之策，联合宋国等五路诸侯攻打郑国，拿郑国开刀。要不是郑庄公看透州吁的用意，一面故意让点小便宜给他，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一面又巧施离间计，分化五国同盟，郑国还真有点危险哩！

危机过后，郑庄公发誓要一一收拾那些与他作对的诸侯。

宋国可以说是郑国的宿敌了。想当年，宋宣公没按传统将君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即以后的宋穆公。宋穆公为

报哥哥之德，临死之前也没有将君位留给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而传给了哥哥宋宣公的儿子公子与夷即宋殇公。公子冯眼见梦寐以求的君位落入他人之手，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他与堂兄宋殇公闹翻了脸，逃到郑国寻求庇护。郑庄公觉得此人或许有用，便收留了他。这一留，也给宋殇公留下了心病。卫国的州吁请宋殇公出兵攻郑，宋殇公能答应，就是因为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趁机杀了公子冯，以除心病。

郑庄公也是个狡黠之人，为解燃眉之急，先把宋军从郑国国都引开，故意将公子冯移至长葛，还给宋殇公修书一封：“公子冯逃到我这儿来，我不忍心杀他。现在他住在长葛，您自己看着办吧！”宋军随即移师赶往长葛。宋殇公没抓到公子冯，却攻占了长葛。这口气郑庄公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的。

跟宋国怎么个打法？当时的宋国国力强盛，又深受周王朝的器重，轻易起兵肯定不行。这时，大夫祭足给郑庄公献了个绝妙好计。

十一月初，正是诸侯们该朝觐天子的时节。祭足建议郑庄公先去朝见周王，然后假托王命，拉大旗作虎皮，号召宋周围的国家一起起兵。这样师出有名，还怕伐宋不成吗？郑庄公十分欣赏这条计策，随即带上祭足直奔周朝京城而去。

周朝自幽王乱政、平王东迁后，王室如西下的太阳，日渐衰微，不过是保留着名义上的天子架势罢了，诸侯们平时根本不将其放在眼里，只管自说自话，自行其事。他们争势夺利，征伐攻袭，哪里向周天子请示过一句？只有想到要从周天子这儿讨些个好处时，才会装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来朝见。周天

子也只有在这时才能摆点天子的架势，满足点做王的虚荣。因此，周天子对诸侯们的任何大不敬行为，都只有生气的份，根本无力兴师问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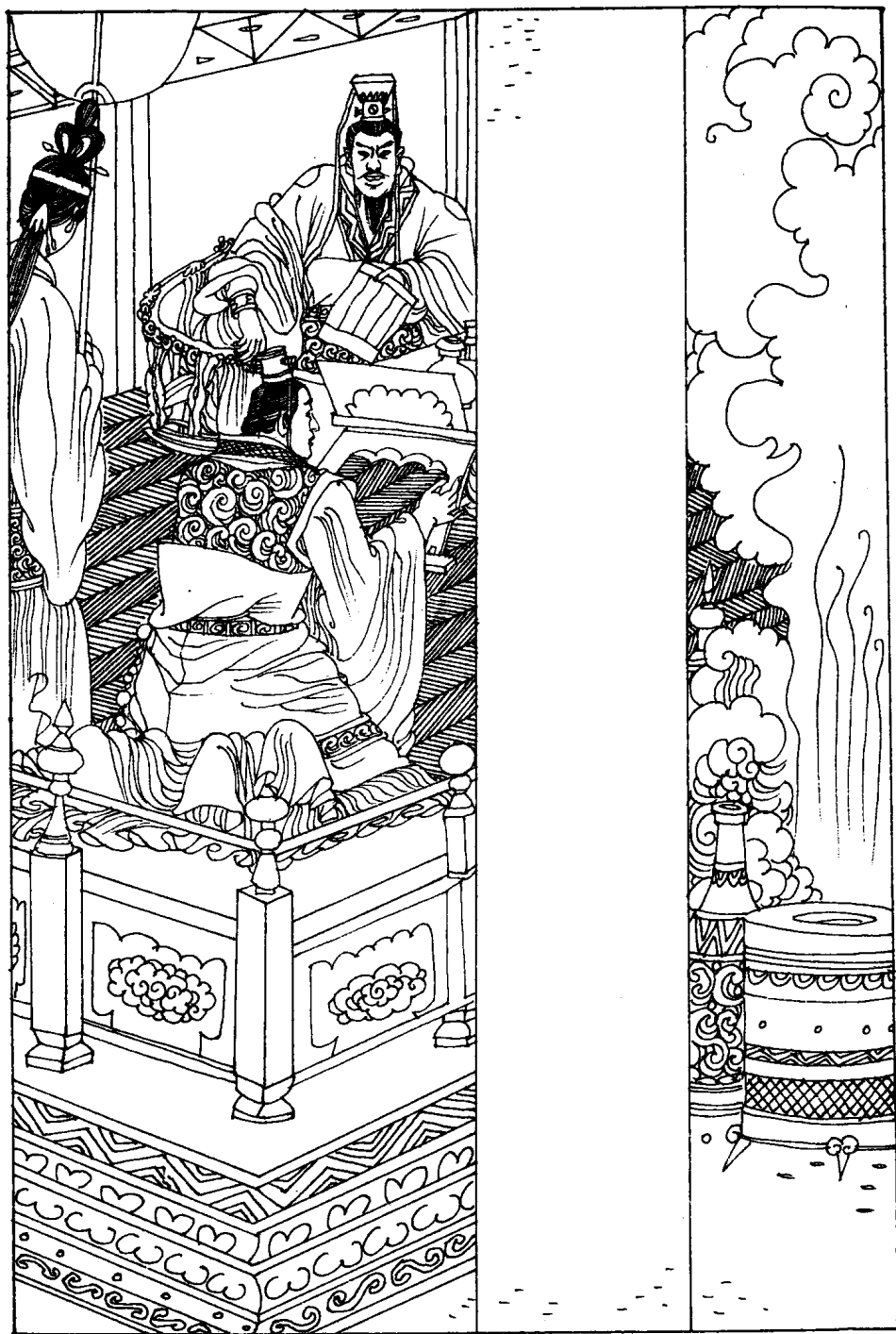
有人来朝见，对周天子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件大好事。尽管如此，这次周桓王却一点也不想见郑庄公，因为这郑庄公实在太让他伤心了！

说起来，周王朝待郑国一直不错。但到郑庄公时，因为屡屡自作主张，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便对他有所顾忌。周桓王继天子位不久，撤去了郑庄公周朝卿士之职。郑庄公大为不满，派军队连续到属于周的领地的温和成周强行割麦刈稻，还说别无他意，只是因本国遭灾，向周王讨口饭吃。周桓王气得要命，可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军队，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类似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一想到这些，周桓王气就不打一处来。

经周公黑肩再三相劝，周桓王出于礼节，同意接受郑庄公的觐见。

君臣刚刚坐定，周桓王就提起了强割稻麦的话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年收成如何”。郑庄公一下子还没明白是何意，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托天子的福，今年可谓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

周桓王冷笑一声，接着说：“这下可好了，温和成周的稻麦我可以留着自己吃啦。”郑庄公没想到天子会来这一手，就像是突然被人从鼻孔灌入了一碗凉水，半天无话，只得快快告退。周桓王既不相留，也不安排宴请，只是叫人给郑庄公送来十车米面，丢下一句话，说是叫带回用以备荒。



周桓王这一手，把郑庄公气得鼻子都歪了。这不明摆着是侮辱他嘛！想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个说了算的人，平时听惯了恭维话，何曾受过这般窝囊气？他气鼓鼓地回来，对着祭足大发脾气道：“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到这儿来出了一次丑。这事让诸侯们听说了，不知要笑掉多少颗大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称伯？你说这米面我是要还是不要？”

到这个分上，祭足竟不慌也不恼：“天子所赐，无论是什么总是一种宠幸。如果主公您拒绝，那等于公开表示了对天子的不敬。如此，还怎么能借用周朝的名义去号召各诸侯呢？”

正说话间，周公黑肩派人以自己的名义送给郑庄公两车绸缎，似乎有替桓王赔不是之意。祭足眼前一亮，计上心头：这两车绸缎来得正是时候！他忙对庄公说：“我们这次来朝觐天子，邻国没有不知道的。不妨将周公所送的绸缎盖在这十车米面上，一路大肆张扬，只说是桓王所赐，别人又如何知道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主公您再向诸侯们宣布，宋殇公久不向周朝纳赋朝贡，天子命您合诸侯出兵征讨，他们哪会不相信，哪会不响应？宋国虽然强大，但怎么能与奉诏之师相匹敌呢？”一席话，说得郑庄公心窍顿开，喜形于色，连连夸奖祭足不愧为智多星。

果然不出祭足所料，郑庄公一行浩浩荡荡，大造声势，搞得像真的似的，就连宋殇公也深信不疑。也难怪，宋殇公自己能记得起何时向周天子朝贡过？这时的宋殇公真的是坐卧不安了，只要一开战，必是凶多吉少。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与其败而求恕，不如主动求和。宋殇公惴惴不安地向郑庄公伸出了橄榄枝。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郑庄公的影子也没见。

想想也是，这时的郑庄公怎么会同宋殇公去搞什么和谈呢？当然，宋殇公决不会坐以待毙，他相继以利禄说服卫国、蔡国与自己组成统一战线，抵御郑国的入侵。

郑庄公很快联合了齐、鲁，组成了讨宋大军，分三路直向宋国杀来，不多时就接连攻破了宋国的老桃、郕城、防城。接着，又在戴国城下一举击溃了宋、卫、蔡三国联军。宋国从此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不出几年，宋殇公本人也被乱军杀死。而宋殇公至死没有想到的是，被国人拥戴为新君的，正是他的心腹之患——在郑国避难的公子冯！

公子冯得以回国继位，自然不敢忘记郑庄公的收留之恩，以后决不会像堂兄那样与郑国为敌，而是对郑庄公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当“儿皇帝”了。郑庄公本只想报一箭之仇，结果却大大地拣了便宜。这个意外的收获，是郑庄公在策划伐宋之初怎么也预料不到的！

勃鞞献策除吕卻

晋文公重耳历经磨难，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顺应民心，凯旋回国，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兵不血刃地接管了晋国政权。

晋惠公夷吾临死前，曾把太子圉托付给吕省(即吕飴甥)和卻芮。太子圉即位，做晋怀公不过六个月，重耳即归国夺权。作为晋怀公的顾命大臣，吕省和卻芮当然想抵抗。然而重耳身后有秦国大军做后盾，这种情况下动武，无疑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思考再三，吕省和卻芮觉得只有先投降再说。

晋文公顺利入主绛城后，除派人杀死在逃的晋怀公外，既没大封大赏有功之臣，也没问罪于数十年来有负他的人。甚至对吕省和卻芮二人也不闻不问。

几天来，吕省和卻芮因搞不清楚晋文公的意图，整日里惴惴不安。他俩到底是有大罪于重耳的，晋惠公时，就是他俩设毒计，一起害死了邰郑等九个主张接重耳回国执政的大夫。虽说这次献城有功，但他们明白这点小功显然无法抵消先前犯下的大罪。他二人商量来商量去，认为晋文公必定会秋后算账，

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等死，不如干脆趁晋文公立足未稳之机，倾两家兵反了。他们打算先引火烧宫，乘乱杀死晋文公，再从其他公子中选一为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朝中非常势单力薄，无法找到帮手，只有在晋文公的仇人中物色刺客。选来选去，选中了寺人勃鞞。

当年，晋献公逼太子申生自杀，正是这个勃鞞奉命去蒲城刺杀公子重耳的，重耳也就是从这时起出逃，开始了二十八年的流亡生活。晋惠公夷吾即位后，他又奉命去翟国追杀重耳，幸亏重耳命大，才没有惨遭毒手。吕省和卻芮想，现在重耳已继位为君，勃鞞必然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如邀他同谋，定会欣然答应。

勃鞞如约前来，吕省和卻芮向他道出全盘计划后，勃鞞果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三人歃血为盟，约定以二月晦日为期，一齐举事。

寺人也就是宫中的内侍，相当于后来的宦官。这个勃鞞并不是个头脑简单的杀手，由人家指使。他表面上对吕省和卻芮应承得好好的，心里却有自己的主意。他想，先前两次刺杀重耳，都是奉君命而为，为主子效劳是臣子的职责，没什么可自责的。晋文公真要以此治罪，也无话可说。现晋文公已继君位，晋国也结束了多年的内乱外忧，再去刺杀重耳，实属大逆不道，万万干不得。退一步说，就算刺杀晋文公成功，他手下那班英雄豪杰也决不会饶过自己，思前想后，不如向晋文公告发此事，也许还能捞个一官半职。

勃鞞知道，以他这样的身份，要见晋文公，肯定没门，非

得有个人引荐不可。于是半夜里他来到国舅狐偃家中。

狐偃得知勃鞞想见文公，大吃一惊，说：“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得罪新君有多深吗？现在，你去宫中求见，不是自投罗网吗？依我之见，你还是趁现在主公还没精力考虑如何处置你们这些有罪之人，早早出逃吧。别不知深浅了！”

勃鞞坚持要狐偃引见，说：“我有重要机密必须当面向主公报告，事关晋国前途，事关主公安危，不容我听之任之。主公如能听我说完，要杀要剐随他处置，我死而无憾！”

狐偃听勃鞞如此口气，便答应带他去见晋文公。来到宫外，狐偃先进去同文公讲了勃鞞求见一事。晋文公不听还好，一听就来气，对狐偃说：“他会有什么重要机密？不过是自知罪孽深重，想托言讨饶而已。趁我现在还不想杀他，让他快快走远些！”

勃鞞闻言，在宫外大笑道：“主公在外奔走这么多年，有些事怎么仍不明白？献公是主公之父，惠公是主公之弟。父子、兄弟间尚你死我活，何况我一区区小臣。再说，当年臣心里只知有献、惠二君，刺杀之事，均是奉君命而为，天经地义，无可指责。当初管仲为其主射齐桓公小白，以后照样不妨碍齐桓公任用管仲，成就霸业。臣当然难比管仲，但主公不见我，我没有什么损失的，我担心的是我走了后，主公不久就会大祸临头的！”说罢，扭头就走。

狐偃深感此事蹊跷，急忙拉住勃鞞，要他稍等片刻，然后再次入宫请晋文公接见勃鞞。文公终于同意让勃鞞进宫。

勃鞞入内行礼后，并不谢罪，反而连连口称“贺喜”。文公

有些反感，说：“寡人登位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今日才来称贺，不觉得太晚点了吗？”

勃鞞却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小臣所贺，并非您登上君位。今日得到勃鞞，您的君位便稳如磐石，这才是真正可贺之事。”

文公到底是个明白人，听到这似乎已悟到了什么，忙让左右都退下，只留下狐偃一人。于是勃鞞将吕省和卻芮之谋细述了一遍，而后又给文公出计道：“现吕省和卻芮已在城中网罗了一些亡命之徒，又分别去各自的封邑聚兵。主公最好与狐国舅悄悄出城去秦，搬兵以平叛乱。臣则留此以为内应。”晋文公这时才知勃鞞一片忠心，非常感动。勃鞞出宫时，文公一再叮嘱他要小心。

第二天，百官上朝，左等右等，却不见文公临朝。来到公宫询问，却见朱门紧闭，上挂免朝牌一块，说是主公夜间着凉，染上寒疾，不能下床，要到三月朔日方能视朝办理政务。百官各各叹息散去，只有吕省和卻芮二人暗暗高兴，心想，莫非天助我等杀重耳！

此时，文公和狐偃急驰在前往秦国的路上，前面已有人给秦穆公送去密信，约定在秦的王城相会。穆公听到文公秘密潜行来秦，知道国中有变，便托言打猎，来到王城。得知文公来意后，穆公笑着对文公说：“天命已定，吕、卻之辈能有什么能耐？你姑且在这王城住几日，静观事变。”秦穆公随即派大将公孙枝屯兵晋秦交界的河口，密切注意晋国消息，见机行事。

勃鞞自面见晋文公后，恐怕吕省和卻芮生疑，索性就住在卻芮家中，煞有其事地与他们日夜商量该如何如何。转眼已到

二月晦日，当晚三更时分，勃鞞与吕省、卻芮各率家丁，按事先安排，带上兵器火种，放起火来。

公宫霎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火光中刀光闪闪，叛兵见人就杀，宫中哀号之声震天。吕省与卻芮分别从前、后门直逼文公寝处，却不见文公其人。二人又在火堆中细细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这时勃鞞来报：“城内见宫中火起，纷纷来救，此时不走，怕难以脱身。不如乘乱出城，等待天明，打听到晋侯的确切消息后再作打算。”

吕省和卻芮因杀重耳没有得手，心里已没了主意，听勃鞞这么一说，各自聚起家丁，仓皇杀出朝门，逃到城外。

及至天明，多方消息证实文公确实未曾死于昨日大火。吕省和卻芮准备投奔他国，考虑来考虑去，怎么也想不好去哪个国家合适。见吕省和卻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勃鞞在边上暗自发笑，但还是装出焦急状，给他俩献了个计：“你们二位与秦君是旧时相识，不如去投奔秦国。而且晋君的废与立，秦国从来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只要秦穆公点了头，没有做不成的事。见了秦穆公，不如假说因晋宫失火，文公不幸遇难，特来告之，希望穆公能送公子雍回晋继位。到时新君一立，重耳即使没死，也难再回晋国。”

吕省和卻芮一合计，觉得也只有这办法了，但又担心秦君不会接纳。勃鞞见他俩犹豫，便自告奋勇道：“不如我先去探听一下秦国的态度，秦国如能听信，我就来接你们。否则，再作打算。”吕省和卻芮庆幸找了这么一位得力干将，每逢关键时刻，都是勃鞞出的主意，虽说谋事未成，吕省和卻芮对勃鞞的信任